

篇說部

武俠長

自

收換 = 批

1050

邊荒大俠

98

二車全

邊

俠

上冊

行刊社應供書圖達大



清代北派
武俠小說

邊荒大俠傳

目錄

卷壹

- | | | |
|-----|----------|----------|
| 第一回 | 嵩山寺僧俠識英雄 | 睢州城宦裔娶賤婦 |
| 第二回 | 爲幽歡瑣奴除眼障 | 聞奸計拾子動心機 |
| 第三回 | 詳言尸變險語驚人 | 痛哭主靈傷心逐僕 |
| 第四回 | 偵陰謀掀翻狀夫案 | 驗顱骨昭雪覆盆冤 |
| 第五回 | 走鐵鍬淫婦忍奇刑 | 探玉觚能人逢異叟 |
| 第六回 | 空堂談劍事事駭聞 | 深夜貽書種種不測 |
| 第七回 | 尸解證功風塵留迹 | 劍術剖秘仙俠同途 |
| 第八回 | 甄姑娘解示易筋經 | 張輔臣邂逅販布客 |

第九回 談盜迹騾踏袁時中 走危途店落姐己廟

第十回 迎接貴官轉驚店媪 怒誅盜探巧救章娘

第十一回 過天風喬裝酸棗嶺 馬鴿子戰賊張耳崖

第十二回 張安馬陷誤落賊巢 雲姑窮途忽逢壯士

第十三回 奮智勇雲姑救主人 脫陷阱輔臣斬頭領

第十四回 搜山寨主僕喜無恙 認黑痣姊弟巧相逢

第十五回 真切切下探地囚牢 錯惺惺誤收沙氏女

第十六回 赴祥符命婦先登程 擬詳稿幹員偏拍馬

卷貳

第十七回 聞俚語張安起情思 盜馬匹陶六喪殘生

第十八回 祥符縣刑政顯清明 瞽先生風塵小遊戲

- 第十九回 訪官聲刺客留鴻爪 慨仕路歸思動尊鱸
- 第二十回 結紅絲雙俠訂良緣 署下考一官棄敝屣
- 第二十一回 祥符縣法暉露機鋒 懷沙驛張安逢將弁
- 第二十二回 料楚材口述藩王宮 張輔臣志作風雲氣
- 第二十三回 卜年命閒謁呂仙祠 赴期約重遊河洛地
- 第二十四回 覓花狸小婢窺春色 聘飛熊僮夫充上賓
- 第二十五回 炫耀武功大言不慚 侈談活佛法力無邊
- 第二十六回 鬧庫倫蒙王失政權 獵汗山淫女逢異獸
- 第二十七回 喇嘛邪術變幻無常 孤客迷途險遭不測
- 第二十八回 丁從厚患難拯童子 韓依仁賣力捉偷兒
- 第二十九回 西藏路商客戒行程 烏梁墩英雄欣聚首

第三十回 祈神符道出紅柳海 拜聖蹟相現摩耶宮

第三十一回 閒入穹廬渾忘主客 初經瀚海別有風光

第三十二回 馬鶴子獨力誅羣盜 丁從厚談話警淫夫

第三十三回 密賣金符妄懷邪念 縱游佛殿滿目奇觀

第三十四回 打魔鬼千奇又百怪 走包帳一箭中雙雕

卷叁

第三十五回 韓依仁縱慾傾殘生 郝世隆信讒欺正室

第三十六回 小丫頭憤訴中葦事 大俠客結識少年場

第三十七回 逞豪興留戀烟花院 擲纏頭起疑長舌婆

第三十八回 沙氏女圖謀傷孤雁 吳大用設局捉肥羊

第三十九回 赤手翻斗如同霹靂 黃金借客忽肇風波

- 第四十回 玉河橋酒肆逢異人 仙樵峪月夜覘俠隱
- 第四十一回 知白子藝服燕飛來 紫金杯巧盜左鄉宦
- 第四十二回 聽讒言郎舅失和氣 聞毒計鴉鬢告密情
- 第四十三回 馬鴿子拳打郝世隆 乖毛兒壓倒沙氏女
- 第四十四回 嵩山寺英雄求劍術 火夫房噩夢感秋心
- 第四十五回 苦心學藝方下工夫 感昔銜杯又逢舊友
- 第四十六回 兩標客杯酒說原因 一少年旅途恣浪蕩
- 第四十七回 鄉村農指路潞陽山 俞大娘玩客烏梅鎮
- 第四十八回 赤楓澗一婦人剪徑 烏梅鎮兩標客羞顏
- 第四十九回 辭少林遠尋琵琶女 探山寨夜渡飛索橋
- 第五十回 當場比劍慨允婚事 假意入贅暗賺標銀

第五十一回 赤楓寨氣走俞娘子 太原城忽逢張千總

第五十二回 秦王營張安買駿馬 大同鎮姜瓖練將兵

卷肆

第五十三回 臺前演武管豹一斑 山頂立功雲程初步

第五十四回 拜義父英雄歸本姓 接嬌妻夫婦判衷腸

第五十五回 甄雲姑冷眼薄繁華 瞽劍客熱心再遊戲

第五十六回 大俠客濟人識兵氣 宵小徒作亂造童謠

第五十七回 謀晉省姜總鎮弄兵 援滎河王輔臣赴敵

第五十八回 踰清營威震滿洲軍 絕冠纓氣奪八王子

第五十九回 勇輔臣鏖戰滎河岸 裝病卒三勸大英豪

第六十回 甄俠女神彈穩軍心 姜總鎮危城聞敗耗

- 第六十一回 八王子擒敵打虎溝 黑雲軍渡險瓦口寨
第六十二回 失守大同佳人濺血 棲身燕市壯士虛榮
第六十三回 充賤役榮枯嗟無定 承天眷富貴自有時
第六十四回 感戴皇恩御前供職 晉參經略內室傾談
第六十五回 結英豪寵賜月來姬 捉刺客巧逢金縷女
第六十六回 定雲南洪經略奏功 鎮曲靖王輔臣專闖
第六十七回 享富貴英雄溺世俗 招隱逸仙俠表深情
第六十八回 恩叨金殿坐鎮平涼 禍起邊荒悲歌末路

清代北派
武俠小說

邊荒大俠傳

卷壹

嶽崎生著

第一回 嵩山寺僧俠識英雄 睢州城宦裔娶賤婦

劍術之起。其源實出於道家。雖以剛爲體。却是以柔爲用。全在靜以制動。功成不居。如神龍一般。隱於無形。然後方能神變自由。不墮塵障。却不可馳聘於功名之會。如一落世網。再加以聲色貨利。撓其心智。斷斷沒有好收束的。修道之士。須斷戀愛。劍術亦何莫不然。所以唐人聶隱娘傳中老尼語云。此後行事。當先斷其所愛。可見這劍術一事。純以陰柔爲用。如置身功名之間。自然是處處滯碍了。所以古來俠客。無不踪跡難測。豈真性與人殊。術使之然耳。今且將作者胸中一篇絕妙文字。寫將來請教諸公。語非無稽。事可徵信。自謂奇情。

壯彩頗復可觀哩。閑話少叙。書入正傳。且說明末年間。流寇之亂。海宇鼎沸。朝廷全力勦撫。大股匪衆。尙且不暇。那有餘力肅清地面。所以一處處揭竿而起的草頭王。不一而足。其時河南地面。越法鬧得一塌胡塗。如劉洪起袁時中等人。都聚積着數萬人。打家劫舍。所以當地各村堡。都結寨自保。便是山谷間。也不得安生。其時嵩山少林寺內。有個法暉長老。知識非常。少林技擊。本是天下聞名。這法暉武功劍術。自不消說。這當兒。便有當道重聘到山。請他去教練軍伍。法暉婉言謝絕。不想當地官紳。又放他不過。一起起書幣敦請。要他教辦團練。捍衛地方。法暉付之一笑。依然謝絕。寺衆覺得他架子端的太足。便從容叩其所以。法暉道。老僧非忽然於物。不思濟衆。特吾術所託。在勢不行。劍術之授。須視其人德質。非盡人可爲。且劍術之用。

一席話爲
輔臣反照

又在陰以濟物。不得顯張其功。當今官紳。又未見有忠盡之誠。不過慕名豪舉。思增已譽。以邀功名。吾奈何與之流轉。稍一因循。世法可慕者甚衆。不但藝術。且恐牽纏己身哩。寺衆聽了。盡皆悅服。從此法暉。只在寺內。與寺衆潛修功行。恰是聲聞所被。無端賊寇。那裏敢向寺左近踏一脚兒。因此那一帶頗爲安靜。這也不在話下。一日法暉晨起。信步走出山門。只見旭日曠曠。羣峰青翠。正在策杖欣賞。只見從遠遠山徑中。笠影一閃。轉出兩騎。一面指點景物。一面徐驅走進。法暉仔細望去。前面馬上那人。年可五十餘。緩帶輕裝。氣度安雅。神態之間。是個官長模樣。後面恰是個少年僕人。青衣大帽。手握絲鞭。生得猿臂蜂腰。豐頤廣頰。兩目灼灼。有如點漆。一張俏臉。便似羊脂玉一般。更奇的是雙眉蠶臥。濃翠異常。乍望去便如世俗畫的呂溫。

侯圖像。法暉一見，不由暗詫道：怎的這等骨相，却辱在廝養，連忙和南迎上。那僕人已翩然跳下，將前面那人扶下馬來。大家廝見過，相遜而入。到禪房落坐，獻茶。那人道：下官張名德，今赴任祥符知縣，路過寶山，特一瞻仰尊宿。法暉遜道：老衲伏處待盡，曷當盛獎。名德笑道：大師盛名，遍於中州。前些時下官賤名，辱在敦請，賤啟之末，難道大師便忘記了麼？法暉一想，果然有這官兒，便道：尊官棠蔭，不是曾在彭德麼？原來這張名德，精幹廉明，甚有官聲，更能折獄鋤強，所以到處知名。當時名德笑道：正是哩，便是上憲垂愛，調任祥符。法暉驚道：那麼此去，須經過袁家寨地面，尊官輕騎簡從，一至於此，只怕不甚妥當罷。說到這裏，那少年僕人恰好遞上茶來，垂手一旁，不由微微一笑。法暉眼光甚銳，見了暗暗點頭，恰見名德笑道：實不相瞞，下

官輜重。也有十餘車輛。便連轍眷。都赴任所。今現駐在山下村居。說罷。一望僕人。笑道。皆因此人。還有粗氣力。途路之間。稍可放心。他名張安。河南人氏。說罷。卽命張安拜過。法暉扶起道。好好趁扶起之勢。捏了他一把。張安屹然不動。法暉大笑道。端的好個姿質哩。於是命他別室歇息。這裏知客僧人。也自走來。行童擺上素點。大家一面吃一面談。甚是投機。法暉待了一霎。潛自走出。要尋張安談談。剛走過前殿。只聽後院中一陣喧譁。寺衆黑壓壓圍在那裏。走去一望。只見張安正拽起衣襟。騎馬式站穩。一手攬腰。單手把住石鼎之足。喝聲起。登時鼎起過頂。剛要挺身拽步。忽見法暉到來。連忙放在那裏。面不改色。寺衆都詫道。真好膂力。法暉也是喜悅。方要與他講話。恰好後殿檐上。一個鴿雛兒。爭食跌落。法暉心中一動。忙走去。手起一杖。

輔臣一生
反覆無常
總由愛見
不斷聲在
一失所中
露出所謂
婦人仁匹
夫勇不免
尚且其他
何論其俠
然自是流
士一流

邊荒大俠傳 第一回

六

登時擊斃。張安忽的失聲道。這卻可惜。法暉一見。不由投杖長嘆。便揮退寺衆。與他談了一回。方知他雖勇力絕人。但是世俗武功。還不曾曉得劍術。便笑道。足下天姿。委實可愛。可能隨老衲山居麼。張安聽了。略一沉吟。法暉大笑道。且去去去。正這當兒。知客僧尋來。說張官兒就要下山。於是法暉同張安匆匆走去。張官已步出禪房。與法暉握手道。大師有暇。何妨辱臨敝衙。早晚得聆高論。一洗俗吏風塵。如何。張安偷眼望法暉眼光一閃。爛如岩電。笑道。這個那裏定得。遂巡之間。一行人步出山門。張安忙帶過馬來。扶張官兒乘好。自己牽騎在後。法暉道聲珍重。張安趁勢跳上馬。鞭絲一揚。擁張官兒便下山來。這裏法暉眺望良久。方回。你道這張安。究竟是何等人。說起他的來歷。十分奇特。原來睢州地面。有一個破落戶人家。主人李茂田。

生得渾渾沌沌。卻就是視酒爲命。他祖上曾作過一任學官。因此人都稱他作李官孫。這李官孫落落拓拓。百事不理。專好交結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街坊上閒撞。久而久之。便有一干青皮少年。捉他的瘟生。無非是趙大錢二孫甲李乙之類。終日價吃渴玩耍。往往半夜價聚在官孫家內。穿房入戶。通沒避忌。偏逢官孫娘子。生得花枝似的。長長身段。明眉大眼。一雙腳兒。蜻蜓也立不牢。有時節送茶送酒。作張作致。早被這千人看得心頭熱刺刺的。原來這婦人。小名瑣奴。本是牙儂家女兒。初嫁在西鄉尤大戶家。不消一年。便弄得尤大戶瘵疾死掉。瑣奴正在青年。怎守得住寡。於是就改嫁了李官孫。虧李官孫對於女色。不甚留意。過得年把。也還相安。這時見了這千少年。未免丟眉弄眼。其中李乙。最爲狡獪。背地裏和瑣奴言三語四。兩人都

有些意思了。一日李乙獨自走來。見院中靜悄悄的。剛喚得一聲。李兄在麼。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爲幽歡瑣奴除眼障 聞奸計拾子動心機

且說李乙叫得一聲。只見瑣奴笑吟吟走出。只是搖手一面走向前道。悄沒聲的。他方纔醉臥了。說着星眸一瞟道。這裏沒人。我不留你了。李乙剛要去握他手兒。只聽門外喊道。你這廝便拉我些柴草去。也不算甚麼。說着跑進個十三四的蓬頭孩子。乳虎一般。搨着山也似一堆柴草。瑣奴喝道。你這種冒失鬼似的。驚人打怪。多早我揭掉你的皮。那孩子睜起眼道。娘。不見毛家孩子。拉我柴草麼。說着向李乙道。喏。李大叔。怎不外廂坐。我給你泡茶去。李乙滿肚不自在。只得強笑走出。這裏瑣奴那裏有好氣。一頓吆喝。將李官孫也驚醒咧。揉

着眼口內咕嚕道。你又合拾子置氣作甚。瑣奴硬性。不去理他。到得晚間。向官孫道。我看拾子。不是甚麼好性氣。終日惹的野孩子門前喧嚷。他手脚又沒輕重。前些時將後街占兒。打得頭破血出。問起他。他還合你胡吵。左右是收來的野花子。依我看。趕掉他罷。一年大一年。咱養他到幾時。官孫道。我收他時。他還小哩。只知道是姓王。他媽叫廖媽媽。有個姐姐。也不知那裏去咧。他事全不曉得。一時趕掉他。那裏去呢。便是這些年。也虧他斫柴汲水。替手換腳。等他大兩年。再遣掉他罷。瑣奴聽了。便不再說。却是從此見了拾子。臉便綳的笛膜似的。那知拾子偏覺得李乙尷尬。出入之間。暗暗留神。過了幾日。忽見李乙合官孫。越法親近。不斷的美酒嘉穀。流水送來。那趙大等人。倒有些脚步稀了。不知怎的。瑣奴也便高興異常。塗脂抹粉。一張臉。